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九



○甲贊箴戒

甲長弘文

有周之羸羸音兮邦國異圖臣東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逆制兮

欝命轉幽轉幽音疹蠱膠密兮肝膽為丸兮丸音羞嗚呼危哉河渭

貨兮忠勇以劍兮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

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坼陵兮舉手排直直音兮直音明章人極夫

摧壓弱之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撓音明章人極夫

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剽音但就制

乎強國強音與弘兮弘音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盜驪音兮駑音翦

茸欣植容而兮驪兮驪音驚鳥之高翔兮夔狐惴而不食驚音兮驚音竊畏忌以群朋

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眾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

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眾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

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
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魁子之肆誕兮弥皇
覽以為謾評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
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寥廓而殄絕
黜徒感切 謁馮雲以班愆兮終冥冥以鬱結黜音德切去也
不明息切 又音至也 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汨涸其不化
兮形凝冰而自慄音鶴 又胡故切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
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
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為友一本无 比干之以仁義
類兮類音類 又義字 緬途絕以不群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
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
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甲忠
甫一本甲字下
更有一字

甲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子厚 求先生
之汨羅兮汨羅水名在長沙 擊衡若以薦芳擊音擊
鞞音香 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一作明 先生之不從也
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音如 華蟲薦壤兮
進御羔裘音與 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哇音哇 孤雄東味音
以為羞兮焚弃稷黍音微 狂獄之不知避兮宮
庭之不處音岸 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音 攘折火烈兮娛嬉笑
舞音 讒巧之曉曉兮感以為咸池音 遠違音 便媚
鞠恧兮美愈西施謂謾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音 不可為
充耳音 是以規為瑱也 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
俞跗音 良醫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音 但仲

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一本去下柳下惠之直道兮又

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

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

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

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幅兮滔大故而不貳悃胡本切

沉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瘞於切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荃

兮漁余涕之盈眶音孫蕙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

揮霍夫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曠朗兮世果以是

之為狂音諤好也又奢貌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

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音忠誠之既內激

兮抑銜忍而不長羊為蝨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羊音

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音周易左傳皆有兩音

釋文獨音節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

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翊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

可忘

乎樂毅文樂生一作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

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棄者棄之嗚呼夫子兮

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

顧徬徨謂田單反間既行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

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

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

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誠不忍其故邦悃口本切

君子之容與兮弥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

謀慮之不長踞陳辭以隕涕兮聽姬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言一本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姬去使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在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違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

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就桀贊

辨一怕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懽唱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度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莫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陲音陲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怕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忘以為誨

梁丘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梁丘據字子猶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聞

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
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
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靈國圯嗚呼豈惟賢不逮古
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
言有蛟龍伏其窠音窠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
磳然宋一棟窠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
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
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
合且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
辭識其越之左與右越謂朱弦而疏以著其事又益以
序以為他傳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

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井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而勝

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飛而灾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

不疑李睦州以李錡為賊循州龔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

刻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馬孺人睦州外婦詳孺人之生奉

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

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立兮以為寶拔大苦兮升至真靈合

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

石無磷延末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井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州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

事者逐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麟虺尾拳毛環目肉
聲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閉闕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
籍鳴和蓋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
為龍沫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
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孕至神方保尾童鬣
知助疏紫鱗方巍然特出瑞聖人方理平和樂百樂陳方百
作鳴蓋在御大路遵方世堯道悖還吾真方哀鳴延首慕
水濱方沛焉潛沫旋齋淪方淪於倫切淵居海逝靈无鄰
方出處孔時類至仁方嗟爾眾類孰是倫方進昏死亂陷厥
身方念如危也都匪馬之慕吾誰親方贊之斯圖宜世珍方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善平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
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

事迂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
禍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
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
擇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
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
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其泰為憂省而不疚
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
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并序

今世為人師者眾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
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

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
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
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又死管仲為友二人可作懼吾不
似中焉可師取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備巧
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
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
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詭音怡作詭同
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鄢音偃左成十六年
文子曰君勿謂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十七年晉孟孫
孟公孫多外變反自鄢陵欲尺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孟孫
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
孫曰季孫之愛我疾

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无口矣 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

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云而舜廢備自盈抵益為瘡音瘡也
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
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并序

吾怕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
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
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敗得麋麋音鹿子也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

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
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一本麋字忘己之麋也以為
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

其舌音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舁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
尤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
慙魚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道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
視之竟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
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
跟大嚼音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尤也類有德
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
是焉悲夫

求其氏之鼠

求有其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

愛鼠不畜猫犬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恐鼠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施無完

衣施音移方言榻前几趙魏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

人兼行累倫夜則竊齧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

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

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撒瓦灌穴

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是數月乃已鼻即嗚呼彼

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怕也哉魚子讀柳子厚二戒而愛

序以
自警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禹契佐命垂

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

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矣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

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元一作本翊而登之所以紹

復不續不墜厥祀故曲逆音去遇陳平所起為策士輔成帝

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夏侯嬰脫帝密網摧

虜暴氣扶秉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鄼侯音贊蕭保綏

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禹之裔也淮陰韓信整

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曹參破三秦虜

魏王絳侯周勃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

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

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

探吳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

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羸以混諸侯羸秦憑力于項

以離關東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德乘木之

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

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

高祖十二年過沛乃奠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

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惟茲原廟

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群

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

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淇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

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序

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

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

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闕宮惠皇嗣服爰

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

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

安知不流其神卷相舊邦之遺黎欬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

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欬然則展敬乞靈焉可

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勳放于往切勳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群蛇

輔龍以翊天門翊一本作翊音工登翼炎運唐臣

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踣躍中野天復堯緒鍾

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從將豪暴

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勦子小遂荒
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
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湮克承崇崇沛宮
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率嚴祀建旂豐
鼓遂據天位竟遊故都永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勦此
休銘以昭本始

劔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劫劫也嗜為寇亂皇
帝元年八月帥喪眾暴永貞元年劔南西川節度使韋群疑
不制妖孽煽行變魚列勿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
包劔門憑負丘陵以張鷲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
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嚴以國害為私讎以
天討為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

待喋血

喋大類切而士一其心

悉師出次

祗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

是儲時饗資音時貝也取

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

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劔門大攘頑境

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一本以下收奪利地以須王

師剗剗腎腸振拔根抵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警鼓一振

警音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九月行營節度使高崇

安由公忠勇憤悱憤音房切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關

險阨夷為大塗襄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

秩師長進為大藩本傳云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宅是

南服將校群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向圖括地象曰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于蜀都

叢險積貨混并羌髮疾狂猾窺隙信信嘯呼信魚中切

大信 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
及巴渝乃出玉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謂嚴當其要東器備
收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
命貔貅陳為犄角高辛右逾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七書
善守者藏於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咀艱破裂層巖殄穢
九地之下群頑內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他冊切六
囚戮劉闢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而
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 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
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
大功建焉虞帝堯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
萬國既同官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宗乎

禦六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衆乃輯五瑞以
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
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
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
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
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
于後裔當位作聖者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
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
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吳伐越得大
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
日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為神社稷之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
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
在長久厥後啓征有苞而夏德始衰拜距太康而帝業不守

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款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一作本以弼聖謨則戮防風則一作刑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一作本耆定混區又音指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

毗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就疾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

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啖切與宿而死興號呼撫臆

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音同墳左作小廬蒙以苫次詩

爓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扶服即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

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

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去而克致斯

事謹案興吐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為

業一作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

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

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

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本无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孔子云夫孝泣侍

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

時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創即創字禮記二年問篇創號于穹昊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皆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跼踖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天地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位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魯惟昔魯侯見命夷宮周夷王廟也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宮中亦有考叔寤莊稱醇左傳隱公二年鄭莊公實姜氏于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慇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楚詞云采二秀於山間三帝命存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武岡銘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獠竹絞切又音老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元和六年反賊蠻酋張伯清據黔中觀察使

諸州傳九南鈞牂牁音械柯按武帝定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群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嚴殺柳公公綽討之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然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嚴殺皆授麾下將以撫之以其家屬舒秀和等郎將中兌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鄂岳觀察使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大邦嚴殺也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向蹈涕呼若寒去寒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

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虺音

偉切虫也越偏切短狐也大不為鯨鯨其京切鯨五年

以龍三足能含沙射人影思重事持不迹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

義之人吞食小國恩重事持不迹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

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一作以示我子孫弥億萬年一本

兮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嶺嶺音九巫水之磻音也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

合竄一作谷彼攘仍亂一作彼王師來誅一作未期死以緩

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一作授俾邦克正皇仁天施

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

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賊螫音由公而仁

我始寇酌由公而親山政澤獻古魚同周輸賦于都陶穴刊

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著以占揲音一本作

斲公宜百祿皇憇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

之丹有羣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

余之世永謹邦制此四字本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 并序

始州之人柳州各以鑿甄甄音大腹小口甄音五計切

甄音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

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感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

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例而多泉邑人以

灌其土堅垵一作壯垵也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軍事

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甃

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八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新

以一作

舜禹之事

舜禹之事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不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不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不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不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不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知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作仁命二十二人與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

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墮然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或曰堯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父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表陶之賊生人盈矣謂宦官董卓表陶不之父曹操字孟德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

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遍
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
堯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卅矣德乎堯者蓋已
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
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
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
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
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
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
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
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

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尔然則在下而多
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
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
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
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
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
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
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
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
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
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
曰是惡可惡平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
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

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誠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後漢董卓而後為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於身躰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

儻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儻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音古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賈即必曰五萬復之以五

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

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

視其挫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

黑而無文材一本无指之滅瓜而不得其所窮指音指

作指若甲切舉之翹然若揮虛焉翹紕招余曰子何取於是

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音古余乃召僮

爇湯以濯之則邀然枯邀音蒼然白嚮之黃者施也澤者蠟

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二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

躡子躡則分背相躡也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躡不已墜
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施
其貌蠅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賈音古當其分則善一誤
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
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
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
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一本无

吏商

吏而商也本云吏非商也後跋曰得善善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
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
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苦音古周禮天
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為患奪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
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一作名汙吏惡能

商矣哉惡音廉吏以行商行下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
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斂水火不得焚溺
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先是故廉吏之商博也
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
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
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廉察也如其
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
量哉雖赭山以為章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
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
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
之對宋牼乎牼如何以利教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
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
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

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度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

海神名陸遊登孟諸之阿孟諸澤名在睢陽縣東得一瓠焉夸而

振其犀以嬉

取海水雜糞壤蟻虻而實之

音尤又

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而

笑曰

呀媽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

南無南日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涓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

之光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麴也必泊之西澁音誓水故其

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

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蟻虻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

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挾石破瓠盪

群穢於大荒之岳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

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

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

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

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

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

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

波不足以充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

東海若其挾石破瓠其乃字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

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

腐麴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

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
十二類之蜣蚘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
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脩無
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
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則大患者
至矣則字本无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
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
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
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
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群惡集萬行居
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
也夫二人之相違也俾本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
而取一甚矣

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謂爲永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

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

誨之來揚子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

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

白雅曰蒲切也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

大笑固宜且由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俳音排而俳又非聖

人之所弃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

傳滑稽音骨也稽音雞同也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

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以言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

討論謂語滑稽其智計百出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

而廢亂罷與疲同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操七刀切縵未旦切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躡節禮記作弦並出李記云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檀梨摘抽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蝨音若蟲螿也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殖蝨音若蟲螿也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他叶切多動其喙呼惠亦勞其矣乎一本亦上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謹深中切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執一無禮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左傳隱公元年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求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常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攢與最同徒九切殯也秘器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謂穿壙又文帝贊因其山不起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萬國作方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屢屢本苞并總統千載之芻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

問閔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
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
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
近古焉一本无近字一本无而古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
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孫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孫
儀卒集於小同鄭玄孫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盧植五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
太尉公以禮匡義嗣禮之高祖侍中公以禮議封禪曾祖
部公以禮承大事祖負外郎大理公以禮輔東宮父敬大而
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
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微四子堅瑾
大理之兄正平節公字容卿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
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字若齊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

一無遊其門若聞韶漢亦作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
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
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子厚

左右史混矣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
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糺即糾

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

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數音使而後之文者

寵之寵一本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

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之欲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

疾作驚墮愈日其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

搜計礫裂礫步攢撫融結攢俱運切撫之離而同之與類推

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
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
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
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
以爲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
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叙繫于左
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澁
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
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
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
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
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
按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傳之達道名臣之

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一作離
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李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章
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
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凌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
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
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
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
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
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
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
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

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怕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
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
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陳子昂其後燕文貞
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說封燕國公謚文貞張曲江張九齡
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以比興之隙音隙窮著述而不克備一有作其餘
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若揚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
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
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
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
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符何太山羊
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
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躡者歟嗚

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
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
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
故得奉公元兄命凌之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
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吳武陵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
齡長鬣而廣顙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
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亢禮余
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侃早切与侃更名武陵升進士得
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
得徧觀焉其為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
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吊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率六經

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官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二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墮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曆宗策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掉徒弔切正也鞅音養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貞元十一年某自南徐來南徐潤州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為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瑒在魏璩瑒音切

仗授丑亮一切後漢應奉子均機雲入洛陸抗子由是正聲

奏雅引更和播瓊篴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

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茲况宗兄王績為監鐵轉運使搢炳然之文以

贊關石為冠銀章應宅買切即躬字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

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卜詩序夏宜叙于首章撰斧於班

郢之門班與般同即公輸子又莊子云郢人善塗墍者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貞元十四年朝京師十五年還汴

談者謂大梁汴州官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亟去吏切猾一本作滑音

也訓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

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

以扞城而固圉也是且慰薦與火同惟南子注與論與火同惟南子注

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書

臣百司表臣表幹之臣贊以藝謂以揚凝檢校中書判官

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慙徒對切書康諸遂

安有衆故揚公以謀議之隙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認復

命示信于外諸侯示一作出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比日

焉突受童儒使在末位子厚時年禮部郎中許公禮部郎中許公字公以
宏才與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
崔公崔羣字敦禮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滙俾
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
膺命受簡欽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徒身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
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骨用
固其本禦穰水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
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
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慈論忠告公道其直其有合者歟
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曾與隴西李杓直李建字杓直
南陽韓安平韓泰字安平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

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
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
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策字且饒於野
或命為之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
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禮部也貞元八年敷于王庭音
揚甲俊造之選首離校之列貞元十年然吾不以是
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獨孤密

僕間歲驟遊邠壇字即疆

今戎帥揚大夫時為候奄

揚朝

每節節度使韓

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

而代之位唐史云韓遊襄

而代之位唐史云韓遊襄

而代之位唐史云韓遊襄

而代之位唐史云韓遊襄

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獨孤寔為山南西道節度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廣德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關取河西隴右之地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置中府大倉之蓄僅而獲屢屢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注賈音古左傳有餘發賈之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壖故壘宣撫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裙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早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筋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樽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輦食壺漿犒迎王師在五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

書有前馬相如燕然之文燕平聲班固炳烈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杜周士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范傳真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兵部一本則必參其

等列分而合之率二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一頁一
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
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其眾由是吏得為其以
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慙而習於
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二年則又益其官而
后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隨
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
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
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
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
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
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祿庶可
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中侍御史

正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子厚咸於而尚之故為詩以贈
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然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盈字石渠則
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
書庄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
者也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中進士第又膺邯鄲之召
邯鄲音異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
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子之間禮記禮記于禮者
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
復于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舍音上
惜其離曠下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音莊
編具粲如貫珠琅琅清響交動左右羣公以待御之往也

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怕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怕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也永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桂州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齊大夫死何忌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字瞻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韉音南車軸端必交祗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之賢行浮於休顯之聞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

懼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見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

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禮部侍郎知貢舉守春

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

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以轉倚兩切遊刃乎文翰之

林風雨生於筆札作生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園視朋儕拱手

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

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

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轆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閭

更賀開音也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

劉表之榻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維之阻艱帶江漢

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煥

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

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

之賦王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得字
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
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疑和抱
氣象其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縉去倚切縉也縉
純齊之間注並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
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
次陋巷余亟會于其居亟夫切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埜如所
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大常貞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口
練中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盼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
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
絕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為一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委

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
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也吏部告余東游是將
乘商於今商州西一百里有古於城浮漢池歷鄠城卽下
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祖卽加
禮以待舟輿所略賀声盈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卽加
離羣僕不腆地曲見邀為序征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
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

龍西卒殆度德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繚素以班孝廉之行爲
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古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贖慢行不
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
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勛勳音集
也切勞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里焉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

爾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為大夫
良西川節度今將拜慶靈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
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嚴震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
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
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
之曾歟相國馮翊王公德宗幸奉天進封功在社稷德在生
人其門子明子謂曾子出孔記左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
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
聖人之書且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
因寓于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獨孤申叔待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

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樂為吾固翹翹寒雲
懷舊都日以滋其獨孤生周人也獨孤申叔字子重往而先
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挾是而
東夫豈徒往乎温清奉引之隙必同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
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道志義不為富
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
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
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筭也辨音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
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託孰甚焉候切於是切磋琢磨鏤礪
括羽之道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其入
之不亦深乎韋何卒之有孔子曰括而明之鏤而礪之其入
鋒也括音括与苦通箭未日苦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

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怕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
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
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履以春秋為襟帶
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瓊璜衝牙之響發焉並謂佩玉煌乎山
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
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
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
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趙崇儒或曰趙崇德
崇功由交廣臨荆州仁我若子姓趙崇德恩禮重厚有賢
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
甚不解也不幸遭重瘡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

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

嘗不謹然內傷盡力切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

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督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

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

載首義又許為切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

視其狀專謹原懇觀其跡溫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

書理荆州理一本作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抃起立作震

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

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下革翔千

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

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